

古今說部叢書

第七集

古今說部叢書

第七卷

第七集

古今說部叢書

上海國學扶輪社印行

古今說部叢書七集目錄

史乘

楓窗小牘 宋袁褰

幸蜀記 宋居白

談助 王崇簡

怪異

庚巳編四卷 明陸粲

文苑

樊謝山房集外詩 錢塘厲鶚

碧雞漫志 宋王灼

清供

仿園清語 新安張蓋

賜硯齋題畫偶錄

錢塘戴熙

九華新譜

錢塘吳昇

游戲

塵餘

金壇曹宗璠

遊記

泰山紀勝

闕里孔貞瑄

襍志

孫公談圃

宋孫升

玉澗襍書

宋葉夢得

道山清話

宋王暉

天祿識餘

錢塘高士奇

古今說部叢書七集目錄終

楓窻小牘卷上

宋 袁鑒

予迫猝渡江。僑寓臨安山中。父書手定。都爲烏有。第日對窻西烏柏。省念舊聞。得數十事。錄之以備遺忘。時晚秋蕭瑟。喜有丹葉殘霞。來射几案。會錄成。輒呼酒落之。名曰楓窻小牘。

藝祖受命元年秋。三佛齊來貢。時尚不知皇宋受禪也。貢物有通天犀。中有形如龍擎一蓋。其龍形騰上而尾少左向。罔其文。卽宋字也。眞主受命。豈偶然哉。藝祖卽以此犀爲帶。每郊廟則繫之。

予僑家後圃。有一大渟。是武肅王外祖家舊物。井上有文曰。於維此井。井育坎靈。有莘有邵。實此儲英。時有長虹。上貫青冥。是惟王氣。宅相先徵。爰啓霸主。奠綏蒼氓。沛膏漸澤。配德東溟。臣羅隱謹頌。

太祖征李筠。以太宗爲大內都點檢。汴民驚曰。點檢作天子矣。更爲一天子地邪。此又人口木簡也。

太平興國中。蜀人張思訓。製上渾儀。其製與舊儀不同。最爲巧捷。起爲樓閣數層。高丈餘。以木偶爲七直人。以直七政。自能撞鐘擊鼓。又爲十二神。各直一時。至其時。卽自執辰牌。循環而出。余大王父贊善公。嘗入文明殿漏室中見之。國初。杭粵蜀漢。未入版圖。總戶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五十二。至開寶末。增至二百五十萬八千六十五戶。太宗拓定南北戶。猶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此後遞增至徽廟。有一千八百七十八萬之多。億可謂盛矣。及乘輿南渡。江淮以北。悉入虜庭。今上主戶。亦至一千一百七十萬五千六百有奇。生息之繁。視宣和已前。僅減七百萬耳。尙令此口假氣遊魂何也。

太宗命儒臣輯太平廣記。時徐鉉實與編纂。稽神錄鉉所著也。每欲採擷。不敢自專。輒示宋白。使問李昉。昉曰。徐率更以博信天下。乃不自信。而取信於宋拾遺乎。詎有率更言無稽者。中採無疑也。於是此錄遂得見收。

楊億作二京賦。旣成。好事者多爲傳寫。有輕薄子書其門曰。孟堅再生。平子出世。文選中間。恨無隙地。楊亦書門答之曰。賞惜違顏。事等隔世。雖書我門。不爭

此地。余謂此齊東之言也。楊公長者。肯相較若爾邪。

道君皇帝改元宣和。人或離合其字曰。一旦宋亡。此與蕭歸離合。後周宣政爲字。文亡日同。

太常音律官田琮。家中嘗有光怪。掘地得古鐸三枚。一黃鐘。一中呂。一土死無聲。又一玉管。校長于古玉管。蓋漢晉間物也。其年遂遷職。

趙韓王疾。夜夢甚惡。使道流上章禳謝。道流請章旨。趙難言之。從枕躍起。索筆自草曰。情關母子。弟及自出于人謀。計協臣民。子賢難違乎天意。乃憑幽祟。逞此強陽。瞰臣氣血之衰。肆彼魘呵之厲。偷合帝心。誅既不誣。管蔡幸原。臣死事堪永謝。朱均云云。密封令勿發。向空焚之火。正熟函。而此章爲大風所掣。吹墮朱雀門。爲人所得。傳誦于時。竟不起。

淳化三年冬十月。太平興國寺牡丹紅紫盛開。不踰春月。冠蓋雲擁。僧舍填駢。有老妓題寺壁云。曾趁東風看幾巡。冒霜開喚滿城人。殘脂剩粉憐猶在。欲向彌陀借小春。此妓遂復車馬盈門。

古人稱士農工商爲四民。今有六民。眞宗初卽位。王禹偁上五事。有云。古者井田之法。農卽兵也。今執戈之士。不復事農。是四民之外。又一民也。自佛教入中國。度人修寺。不畊不蠶。而具衣食。是五民之外。又一民也。

李文靖賢相也。與張齊賢稍不協。齊賢竟以被酒失儀罷相。時人語曰。李相太醒。張相太醉。此亦里巷之公論也。

汴京閨閣粧抹。凡數變。崇寧間。少嘗記憶。作大髻。方額。政宣之際。又尙急把垂肩。宣和已後。多梳雲尖巧額。髻撐金鳳。小家至爲剪紙襯髮。膏沐芳香。花鞦韆。窮極金翠。一襪一領。費至千錢。今聞口中閨飾復爾。如瘦金蓮。方瑩面丸。遍體香。皆自北傳南者。

邢昺以九經及第。鬱爲儒者。乃傾意欽若。納身垢汙。爲士流所薄。嘗奉勅撰爾雅疏義。其後太學生郭盛言。昔人不分老子與韓非同傳。郭注邢疏。無論周公不享其意。卽先人得無稱冤地下。且郭迂逆敦。邢附欽若。爾雅近正。今則近邪。盛舉九經。乞辭此疏。時邢自稱子才之裔。太學中語曰。景純有孫。子才無後。

宣和中有反語云。寇萊公之知人則哲。王子明之將順其美。包孝肅之飲人以和王介甫之不言所利。此皆賢者之過。人皆得而見之者也。

祥符中天書既降。復有道士趙壽國來上靈寶大洞人皇經。稍記其首篇云。爾時玉清虛皇上帝。在玉清景靈之宮。忽從自明簾內。傳下玉音。清越嘹亮。三十三天。一時耳根共感。是諸天衆。速駕雲車。龍鸞填隘。天路皆滿。諸天既集。面覲虛皇于雲陛之下。劍珮琤琤。交映左右。虛皇曰。嗟爾諸天。聽予渙號。夫天有天皇。地有地皇。人有人皇。天得清皇。地得靈皇。惟此林林衆滿太蒼。下方大亂。予閱是痼。爰召宓義。遣茲訟靈。下撫方州。二亥後先。命處天門。八方歸王。天下太平。今茲嗣皇。實惟聖神。合壽千春。東封泰山。西封金天。威鎮幽朔。鬼方血腥。云云。其言誕譽不經。皆若此類。朝廷雖知其妄。亦賜金帛。設朝受之。供奉大內。呂夷簡有總髻交王至清。以屢試不第。隱遯山壑。後以子簿畿縣。薄游京師。呂折簡召之不赴。會仁宗詔廢郭后。呂實贊之。至清寓書夷簡曰。僕初與坦夫讀書山寺。論家人一卦。坦夫獨以孔子反身二字爲此卦入證語。乃今天子第有

取于威如之吉。使天下夫婦之主。不得終始其義。坦夫獨不可以反身之說諫之。而將順至此乎。安在其有證于尼父一言也。僕今知讀書與仕宦。自是兩截事。幸哉。天以布衣終我身也。雖然。坦夫自今永保祿位矣。何者。有所廢。必有所愛。能從人主所愛處。有勳力焉。亦必不愛爵祿。以愛其人于衆人之外也。此一牘也。先爲相業。言。後爲相位。賀。惟坦夫兩受之。夷簡大怒。併其子逐焉。

賢士大夫。亦有天理抹煞處。如錢惟演之下石寇萊公是也。凶忍大奸。亦有天理不泯處。如秦檜之不盡殺鄂國子孫是也。

洪駒父才而傲。每讀時輩篇什。大叫云。使人齒頰皆甘。其人喜而問之曰。似何物。駒父曰。不減樹頭霜柿。人每頰面而去。比汴京失守。粘沒喝勾括金銀。駒父以奉命行事。日惟觴酌。幸醉中不見此時情狀。竟爲綱紀自利。峻于搜索。坐貶沙門。亦大冤也。

余少長大梁。蒙養於保抱之手。卽淮泗之間。近在襟帶。未嘗眼見身到。比一旦崩亂。將母則棄。挈妻則擲。女屈身孤篷之底。乘風渡淮。濁浪掀空。幾葬于寶

應魚腹。魂魄盡。喪相顧失色。及至江上。于時海潮上逆。狂濤東瀉。渺迷極望。雖騰價買舟。猶與僧尼雜販。共載一船。母妻悲號。至不欲渡。願投江流。舟發未幾。檣爲風折。半欹浪中。滿船狂叫。人心先覆。幸呼他舟擲纜。得抵潤州。此蓋生平未遭之危。合門未遭之苦也。後嘗問人曰。江必從此渡乎。必當更有狹處。其人亦不知答。旣而司諫吳表臣上疏。言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潤。不過十郡之間。其要不過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急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急者二。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洲。此七渡當擇官兵守之。其餘數十處。或道路迂曲。非陸不便。非大軍往來徑捷之處。於是始知前問之失也。望洋之喻。豈虛也哉。

慶曆三年三月。呂夷簡以司徒歸第。夏竦召至國門而罷。詔以賈昌朝叅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富弼爲樞密副使。弼固辭。改資政殿學士。乃以范仲淹代弼。又以歐陽修。余靖。蔡襄。王素充諫官。一時朝野懽欣。至酌酒相慶。太學博士石介。因作慶曆聖德頌。其詞大激邪佞切齒。其頌至范仲淹曰。太后乘勢湯沸火

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太后一語。仁宗含之在中。不敢出口者。所不宜言。其最微心目者。如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又曰。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如天。時韓魏公與范文正公。適自陝來朝。竦之密姻。有令于闐者。手錄此頌。進于二公。且口道竦非爲諸君子慶。二公去闐。范拊股謂韓曰。爲此怪鬼輩壞之也。韓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壞。孫復聞之。亦曰。石守道禍始於此矣。

汴中呼餘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宮。及余邸寓山中。深谷枯田。林莽塞目。魚蝦屏斷。鮮適莫搆。惟野葱苦蕒。紅米作炊。炊汁許許。代脂供飲。不謂地上天宮。有此受享也。

國朝婦人封。自執政以上封夫人。尙書以上封淑人。侍郎以上封碩人。太中大夫以上封令人。中散大夫以上封恭人。朝奉大夫以上封宜人。朝奉郎以上封安人。通直郎以上封孺人。然夫人有國郡之異。而武臣一準文階。其後三公大將。封帶王爵者。妾亦受封。特視正妻減階耳。若郡縣君。則先曾王大母。亦封縣

君正和二年詔除之。

本朝以童子舉。如國初賈黃中舉自五代不論。若太宗朝洛陽郭忠恕通九經。七歲舉童子科。淳化二年。賜泰州童子譚孺卿出身。雍熙間得楊億。年十一。以童子召對。授秘書正字。咸平間得宋綬。景德間。撫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蓋。年十三。祥符間。又得李淑。又趙煥。以童子召對。令從祕閣讀書。時年十二。蔡伯希年四歲。誦詩百餘篇。召爲秘書正字。神宗朝元豐七年。賜饒州童子朱天錫。五經出身。年九歲。賜錢五萬。又天錫從兄天申。年十二。試十經皆通。賜五經出身。紹興七年。賜處州孝童周智出身。乾道淳熙間。呂嗣興。王克勤。賜童子出身。先君子以十歲通九經。以不謁丁晉公。擯不以聞。竟不得與諸君子同聲治朝也。

壽山艮嶽。在汴城東北隅。徽宗所築。初名鳳凰山。後改壽山。艮嶽周圍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介亭。分東西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綠華臺。家大夫嘗承命作頌曰。玉皇御天。金母嫁女。瑤壁成車。裁瑛作塵。龍馭崑丘。鳥發

玄圃。笑月光微。看雲色阻。荷露添華。柳烟生嫵。九重歡眷。六宮遜處。乃構椒房。用當金字。碌碌宜堦。瑟瑟爲戶。碧落深沉。青霞墉堵。小臣獻頌。庶叶萬舞。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棲眞磴。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峯並峙。有鴈池。嚙嚙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湫。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三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嶺畔有倚翠樓。上下設兩閣。閣下有平地。鑿大方沼。沼中作兩洲。東爲蘆渚。浮陽亭。西爲梅渚。雪浪亭。東流爲鳳池。西出爲鴈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亭。復由磴道上至介亭。亭左有極目亭。蕭森亭。右有麗雪亭。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澗。西行爲漱瓊軒。又行石間爲凍丹凝觀。圓山三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澌閣。北岸有勝筠菴。躡雲臺。蕭間閣。飛岑亭。支流別爲山莊。爲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爲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山之西北有老君洞。爲供奉道像之所。其地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曲江。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西則是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

北折南者。過閭闔門爲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旣成。帝自爲艮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艮位。故名艮嶽。嶽之正門。名曰陽華。故亦號陽華宮。宣和五年。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拆埤。數月乃至。會初得燕山之地。因賜號敷慶神運石。石傍植兩檜。一夭矯者。名朝日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臥雲伏龍之檜。皆玉牌金字書之。徽宗御題云。拔翠琪樹林。雙檜植靈囿。上稍蟠木枝。下拂龍髯茂。撐挐天半分。連卷虹南負。爲棟復爲梁。夾輔我皇諱。嗟乎檜以和議作相。不能恢復中原。已兆於半分南負。而一結更是高廟御名。要皆天定也。巖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峯曰慶雲薦態奇峯。又作絳霄樓。直山北勢極高峻。復出雲表。蓋工藝之巧。其後羣闌興築不已。四方花竹奇石。悉萃於斯。珍禽異獸。無不畢集。命市人薛翁蒙擾馴狎。駕至迎立鞭扇間。名萬歲山珍禽。命局曰來儀所。及金芝產于艮嶽。萬壽峯乃改名壽嶽。

先三老碑。在扶溝石牛廟後。徙墓下。碑橫裂爲二。上復破泐如圭。然光瑩可鑒。

少嘗從祖父詣碑拜讀。至斬賊公先勇食邑遺鄉六百戶事。考之東漢先人列傳。了不可得。後從駕南渡。得歐陽公集古錄。第釋序世次及缺文而已。最後得趙明誠金石錄。始知公先勇爲公孫勇。又不知出自何書。今耄矣。目不能觀書。徒悵悵此事。未了。忽從字文學博處。得鄱陽洪景伯碑跋。方知此事。在范書田廣明傳。傳云。故城父令公孫勇謀反。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圜。圜使小史侍之。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等共收捕之。上封四人爲侯。小史竊言。上問之。對曰。爲侯者得東歸否。上曰。汝鄉名爲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邑遺鄉六百戶。不覺快躍而起。簪冠墮地。老髮躑躑。弗暇手握也。家世讀書。碑碣尙在。至千年不知碑石上事。媿已媿已。

余嘗見內庫書金樓子。有李後主手題曰。梁孝元謂王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後西魏破江陵。帝亦盡焚其書。曰。文武之道。盡今夜矣。何荊州壞焚書二語先後一轍也。詩以慨之曰。牙籤萬軸裹紅綃。王粲書同付火燒。不是祖龍留面目。遺